九雲夢 一

九雲夢卷之一

蓮花峯大開法宇　眞上人幻生楊家

天下名山曰有五焉東曰東岳卽泰山西曰西岳卽華山南曰南岳卽衡山北曰北岳卽恒山中央之山曰中岳卽嵩山此所謂五岳也五岳之中惟衡山距中土最遠九疑之山在其南洞庭之湖經其北湘江之水環其三面若祖宗儼然中處而子孫羅立而拱揖焉七十二峯或騰踔而直天或嶄嶭而截雲如奇標俊彩之美丈夫七竅百骸皆秀麗奇異無非元氣所鍾也其中最高之峯曰祝融曰紫蓋曰天柱曰石

廩曰蓮花五峯也其形擢竦其勢峻高雲翳掩其真面霞氣藏其半腹非天氣廓掃日色晴朗則人不能得其彷彿焉昔大禹氏治洪水登其上立石記功德天書雲篆歷千萬古而尚存秦時仙女衛夫人修鍊得道受上帝之職率仙童玉女來鎭此山卽所謂南岳衛夫人也蓋自古昔以來靈異之蹟瑰奇之事不可殫記唐時有高僧自西域天竺國入
秀色就蓮花峯上結草庵以居講大乘
生以制鬼神於是西教大行人皆敬信以爲
出於世富人施其財貧者出其力鐥壘巘架絶壑鳩

材傑工大開法宇鉤曳巷間勝槩萬千杜工部詩所
謂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
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四句已盡之矣山勢之傑道
場之雄稱為南方之最其和尚惟手持金剛經一卷
或稱大如和尚或稱六觀大師弟子五六百人中修
戒行得神通者三十餘人有小闍梨名性眞者貌瑩
氷雪神凝秋水年方二十歲已並經文無不通解聰
明智慧卓出諸髡大師極加愛重將欲以衣鉢傳之
大師每與衆弟子講論大法洞庭龍王化為白衣老
人來參法席聽講經文一日大師謂衆弟子曰吾老

廩曰蓮花五峯也其形擢竦其勢陖高雲翳掩其眞
面霞氣蔽其半腹非天氣廓掃日色晴朗則人不能
得其彷彿焉昔大禹氏治洪水登其上立石記功德
天書雲篆歷千萬古而尚存秦時仙女衛夫人修鍊
得道受上帝之職率仙童玉女來鎭此山即所謂南
岳衛夫人也蓋自古昔以來靈異之蹟瓌奇之事不
可殫記唐時有高僧自西域天竺國入中國愛衡岳
秀色就蓮花峯上結草庵以居講大乘之法以教衆
生以制鬼神於是西教大行人皆敬信以爲生佛復
出於世富人薦其財貧者出其力鑱疊嶂架絶壑鳩

材傑工大開法宇絶夐塞間勝槩萬千杜工部詩所
謂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
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四句已盡之矣山勢之傑道
場之雄稱為南方之最其和尚惟手持金剛經一卷
或稱六如和尚或稱六觀大師弟子五六百人中修
戒行得神通者三十餘人有小闍梨名性真者貌瑩
氷雪神凝秋水年才二十歲三藏經文無不通解聰
明智慧卓出諸髡大師極加愛重將欲以衣鉢傳之
大師每與衆弟子講論大法洞庭龍王化為白衣老
人來參法席諦聽經文一日大師謂衆弟子曰吾老

女重宝記

材傑工六開法宇幽夐塞閒勝槩萬千杜工部詩所
謂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
佛骨六時天象朝香爐四句已盡之矣山勢之傑道
場之雄稱為南方之最其和尚惟手持金剛經一卷
或稱六知和尚或稱六觀大師弟子五六百人中修
戒行得神通者三十餘人有小闍梨名惟眞者負螢
氷雪神凝秋水年才二十歲三誦經文無不通解聰
明知慧卓出諸髡大師極加愛重將欲以衣鉢傳之
大師每與衆弟子講論大法洞庭龍王化為白衣老
人來參法席味聽經文一日大師謂衆弟子曰吾老

且病不出山門已十餘年今不可輕動矣汝輩务人中誰能爲我入水府拜龍王替行回謝之禮乎性眞請行大師喜而送之性眞著七介之袈裟曳六環之神節飄飄然向洞庭而去俄而守門道人告於大師曰南岳衛眞君娘娘送八介女仙已到門矣大師命召之八仙女次第而入周行大師之座至三回乃已以仙花散地跪傳夫人之言曰上人處山之西我則處山之東起居相近飲食相接而賤宮多事使我苦惱尙未得一造法座聽玄談仁之智蔑然矣交鄰之道闕然矣兹送洒掃之婢敬修起居之禮兼以天花仙

果七宝紋錦以表區區之誠遂各以所領花果宝貝擎進於大師大師親受之以授侍者供養於佛前屈身而禮叉手而謝曰老僧有何功德荷此上仙之盛餽仍設齋以待八仙於其致敬謝之意而送之八仙女同出山門携手而行議相曰此南岳天山一丘一水無非我家境界而自和尚闢道場之後便作鴻溝之分蓮花勝景在於咫尺而未得探討矣今者吾儕以娘娘之命幸到此地且春色正姸山日未暮趁此良辰陟彼崔嵬振衣於蓮花之峯濯纓於瀑布之泉賦詩而吟乘興而飮誇張於宮中諸娣妹不亦快乎

皆曰諾遂相與緩步而上俯見瀑布之源緣厓而行遵水而下少憩于石橋之上此時正當春三月也林花含綻紫霞葱籠望之如展錦繡之色谷鳥爭鳴嬌音宛轉聞之如奏管絃之曲春風使人怡蕩物色挽人留連八仙女油然而感怡然而樂踞坐橋上俯瞰溪流百道流泉滙爲澄潭淸洌瑩徹如掛廣陵新磨之鏡翠蛾紅粧照耀水底依俙然一幅美人圖新出於龍眠手下也自愛其影不忍卽起殊不覺夕照度嶺瞑靄生林也是日性眞至洞庭劈琉璃之波入水晶之宮龍王大悅出迎於宮門之外迎入殿上分席而坐

性真俯伏奏大師遙謝之言龍王恭己而聽之遂命
設大宴而饗之錦果仙菜豈潔可口龍王親自執酌
以勸性真性真固讓曰酒者伐性之狂藥卽佛家大
戒賤僧不敢飮也龍王曰釋氏五戒中禁酒子豈不
知寡人之酒與人間狂藥大異只能制人之氣未當
蕩人之心上人獨不念寡人勤懇之意耶性真感其
厚眷不敢强拒乃連倒三卮拜辭龍王出水府御冷
風向蓮花而來至山底頗覺酒暈上面昏花纈眼自
訟曰師父若見滿頰紅潮則豈不驚恠而劫責乎卽臨
溪而坐脫其上服摒亂於晴沙之上手掬清波沃其

醉面忽有異香撲鼻而辿旣非蘭麝之薰亦非花卉之馥而精神自然震蕩鄙吝倏尒消爍悠揚徑弱不可形喻乃自語曰此溪上流有何美奇花都烈之氣從水而來耶吾當往而尋之更整衣服沿流而上此時八仙女尙在石橋之上正身性眞相遇性眞捨其杖錫上手而禮曰僉女菩薩俯聽貧僧之言貧僧卽蓮花道場六觀大師弟子也奉師之命下山而去方還故寺中矣石橋甚俠菩薩旁坐男女恐不得分路惟願僉菩薩暫移蓮步特借歸路八仙女答拜曰妾等卽衛夫人娘娘之侍女也承命於夫人問候於大師

綿線也

故路適少留於此矣妾等聞之杜云於行路男子由左而行婦女由右而行此橋本來偏窄妾等且已先坐今道人從橋而去於禮不可請別尋他路而行性真曰溪水既深且無他逕欲使貧僧從何處而行乎仙女等曰昔達摩尊者乘芦葉涉大海和尚若學道於六觀大師則必有神通之術渉此小川何難之有而乃身兒女子爭道乎性真笑而答曰試視諸娘之意必欲索行人買路之錢也貧寒之僧本無金錢適有八顆明珠請奉獻於諸娘子以買綿之路說罷手持桃花一枝以擲於仙女之前四雙絳蕚即化爲明珠祥光

滿地瑞彩炳天若出於海蚌之懷胎八仙女各拾取一介顧向性真粲然一笑竦身乘風騰空而去性真佇立擡頭撐首遠望良久雲影始滅香風盡散悵然如失怊悵而歸以龍王之言復於大師大師詰其晩歸對曰龍王待之甚款挽之甚懇情礼所在不敢拂衣而即出矣大師不答使之退休性真來到禪房日已曛黑自見仙女之後嫩語嬌聲尚留耳邊艶態姸姿猶在眼前欲忘而難忘不思而自思神魂怳惚悠〻蕩〻兀然端坐默念於心曰男兒在世幼而讀孔孟之書壯而逢堯舜之君出則作三軍之帥入則為

百揆之長著錦袍於身結紫綬於腰揖讓八主澤利百姓目見嬌艶之色耳聽幻妙之音榮輝極於當代功名垂於後世此固大丈夫之事也吾我佛家之道不過一盂飯一瓶水數三卷之經文百八顆之念珠而已其德雖高其道雖玄寂寞太甚矣枯淡而止矣假令悟上乘之法傳祖師之統直坐於蓮花臺上三魂九魄一散於烟焰之中則夫孰知一介性眞生於天地間乎思之如此念之如彼欲眠不眠夜已深矣霎然合眼則八仙女忽羅列於前矣驚悟開睫已不可見矣遂大悔曰釋教工夫正心志斯爲上行矣哉

出家十年曾無半點苟且之心邪心忽發今乃如此豈不有妨於我之前程乎遂自爇栴檀跌坐蒲團振勵精神輪盡項珠方靜念千佛矣忽然 ○ 一童子立窓外呼之曰師兄着寢否師父命召之矣性眞大愕曰深夜從召必有故也仍與童子詣方丈大師集衆弟子儼然正坐威儀肅肅燭影煌煌乃勵聲責之曰性眞汝知汝罪乎性眞顚倒下階跪而對曰小子服事師傅十閱春秋而曾未有毫髮不恭不順之事誠愚且昏不知自作之罪大師曰修行之功其目有三曰身也曰意也曰心也汝往龍宮飲酒而醉

皈到石橋邂逅女子以言語酬酢折贈花枝與之相戲及其還來且尚繾綣初既盡心於美色旋且留意於富貴羨世俗之繁華厭佛家之寂滅此三行工夫一時壞了其罪固不可仍留於此地也性真叩頭泣訴曰師父〻〻性真誠有罪矣然自破酒戒則主人之強劝而不獲已也與仙女酬酢言語只為借路本非有意有何不正之事乎及歸禪房雖萌惡念一刹那間自覺其非惕狂心之走作謁善端之自發咋指追悔方寸復正此儒家所謂不遠而復者也苟使弟子有罪則師父撻楚儆戒亦教誨之一道何必迫而

黙之俾絶自新之路乎性真十二歲棄父母違親戚
依啟師父即剃頭髮言其義則無异生我育我語其
情則所謂無子有子父子之恩深矣師弟之分重矣
蓮花道場即性真之家舍此何之大師曰汝欲去之
吾令去之汝苟欲留誰使汝去乎且汝自謂曰吾何
去乎汝所欲往之處即汝可歸之所也仍復大聲曰
黄巾力士安在忽有神將自空中而來俯伏听命大
師分付曰汝領此罪人往豊都交付於閻王而回性
真聞之肝膽墮落涕淚迸出無數叩頭曰師傅〻〻
听此性真之言昔阿蘭尊者入於娼女之家與同寢

而失其操守而釋迦大佛不以爲罪但設法而教之弟子雖有不謹之罪比之阿蘭猶且輕矣何必欲送於豊都乎大師曰阿蘭尊者未制妖術雖與娼物親近其心則未嘗變矣今汝則一見妖色全失素心嬰情累緣流連富貴其視於阿蘭也何如汝罪如此一番輪回之苦焉得免乎性真惟涕泣而已頓無行意大師復慰之曰心苟不潔雖處山中道不可成矣不忘其根本雖落於十丈狂塵之間畢竟自有税駕之處汝必欲復故於此則吾當躬自率來汝其勿疑而行性真知不可奈何拜辭於佛像及師父與師兄弟相

別隨力士而飮入陰魂之関過望鄉之臺至豐都城
外守門鬼卒問其所從來力士曰承六觀大師法旨
領罪人而來矣鬼卒開城門而納之力士直抵森羅
殿以押來性眞之意告之閻王使之召入指性眞而言
曰上人之身雖在於南岳山蓮花之中上人之名已
載於地藏王香案之上矣寡人以爲上人得成大道
一陞蓮座則天下衆生必將普被陰德矣今何事
辱至於此乎性眞大慚良久乃告曰性眞無狀曾過
南岳仙女於橋上不能制一時之心故仍以得罪於
師父待命於大王矣閻王使左右上言於地藏王曰

南岳六觀大師使黃巾力士押送其弟子性真要令
冥司論罪而此與他罪人自別故仰稟菩薩答曰
修行之人一往一來當依其所願何必更問閻王方欲
按決矣兩鬼卒又告曰黃巾力士以六觀大師法命
領八罪人來到於門外矣性真聞此言大驚矣閻王
命召罪人南岳八仙女匍匐而入跪於庭下閻王問曰
南岳女仙听我言也仙家自有無窮之勝槩自有不
盡之快樂何爲而到此地耶八人含羞而對曰妾等
奉衛夫人娘娘之命修起居於六觀大師路逢性真
小和尚有問荅之事矣大師以妾等爲玷汚叢林之

靜界移諜於衛娘之府中拉送妾等於大王妾等之升沉苦樂皆懸於大王之手伏乞大王大慈大悲使之再生於樂地閻王定使者九人招之前審審分付曰率此九人速往人間言訖大風倏起於殿前吹上九人於空中散之於四面八方性眞隨使者爲風力所驅飄飄搖搖無所終薄至于一處風聲始息兩足已在地上矣性眞収拾驚魂擧目而見之則蒼山盃盃而四圍靑溪曲曲而分流竹籬茅屋隱映草間者才十餘家數人相對而立私相語曰楊處士夫人五十後有胎候誠人間稀罕之事矣臨產已久尚無兒

聲可怖可慮性真默想曰今者我當輪生於人世而顧此
形身只箇精神而已骨肉正在蓮花峯上已火燒矣
我以年少之故未畜弟子更有何人收我舍利思量
反覆心切悽愴感而使者出揮手招之言曰此地即
大唐國淮南道秀州縣也此家即楊處士家也處士
乃汝父親其妻柳氏乃汝慈母也汝以前生之緣爲
此家之子汝須速入毋失吉時性真即入見則處士
戴葛巾穿野服坐於中堂對炉煎藥香臭靄靄然襲
衣房內隱隱有婦人呻吟之聲矣使者促性真入房
中性真疑慮逡巡使者自後推擠性真蹶然仆地神

昏氣塞若在天地翻覆之中者然性真大呼曰救我救我而聲在喉間不能成語只作小兒啼哭之聲矣侍婢走告於處士曰夫人誕生小郎君矣處士奉藥椀而入夫妻相對滿面歡喜性真飢則飮乳飽則止哭當其始也心頭尚記蓮花道場矣及其漸長知父母之恩情然後前生之事已茫然不能知矣處士見其兒子骨格清秀撫頂而言曰此兒必天人謫降也名之曰少遊字之曰千里流光水駛犀角日長於焉之間已至十歲容如溫玉眼若晨星氣質擢秀智慮深遠豁然若大人君子矣處士謂柳氏曰我本非世俗

之人而以與君有下界因緣故久留於烟火之中逢萊仙侶寄書招邀者已久而念君孤子不能決去今皇天默佑英子斯得聰達超倫顯膺拔萃真吾家千里駒也君旣得依倚之所晩年必將觀榮華而享富貴也此身去留須不介念也一日衆道人來集於堂上與处士或騎白鹿或驂青鶴向深山而去此後惟徃徃自空中寄書札而已蹤跡未嘗到家矣

華陰縣閨女通信　藍田山道人傳琴

自楊处士升仙之後母子相依經過日月少遊才過毁年才名藹蔚本郡太守以神童薦于朝而少遊以

親老爲辭不宦就之年至十四五綉羨之色似潘岳行越之氣似青蓮文章無許如也詩材鮑謝如也筆法傑命鍾王智略蔚畜孫吳諸子百家九流三教天文地理六韜三略龕蹌之法用劒之術神擅鬼敎無不精通蓋以前世修行之人心竇洞澈腦海脈廓觚処瀛解如竹迎刃非凡流俗士之比也一日告於母親曰父親升天之日以門戶之貴付之於少子而今家計貧窶老母勤勞兒子若甘爲守家之狗覓尾之龜而不求世上之功名則宗嗣無以繼矣母心無以慰矣甚非父親期待之意也周國家方設科抄選天

下之群才兒子欲暫離母親膝下歌鹿鳴而西遊柳
氏見其志氣本不碌碌少年行役不能無慮遠路難
別亦且因心而已知其沛然之氣不可以沮乃黽勉
而許之盡賣釵釧備給盤纏以游拜辭母親以三尺
書童一匹蹇驢取道而行累日至華州華陰縣距
長安已不遠矣山川風物一倍明麗以科期尚遠日
行數十里或訪名山或尋古跡客路殊不寂寞矣忽見
一區幽庄近簡茂林嫩柳交影綠烟如織中有小樓丹碧
照耀蕭洒遼夐幽致可想遂垂鞭徐行追以視之則
長條細枝搦地嫋娜若美女新浴綠髮臨風自梳可

愛亦可賞也少游手攀柳絲躑躅不能去歎賞曰吾鄉蜀中雖多珍樹曾未見裊裊之千枝毵毵之萬縷者此柳者也乃作楊柳詞其詩曰

楊柳青如織長條拂畫樓願君勤種意此樹最風流

楊柳綠青青長條拂綺楹願君莫攀折此樹最多情

詩成浪詠一遍其聲清亮豪爽宛若扣金擊石一陣春風吹其餘響飄散於樓上其中適有玉人午睡方濃忽然驚覺推枕起坐拓開繡戶徙倚雕欄流眄凝

瞬四顧尋聲忽與楊生兩眸相値鬢髮以雲鬟亂垂双
鬟玉釵欹斜眼波朦朧芳魂若癡弱質無力睡痕猶
在於眉端鉛紅半消於臉上矣天然之色嫣然之態
不可以言語形容丹青描畫也兩人脉脉相看未措
一辭楊生先送書童於前客店使備夕飯矣至是
還報曰夕飯已具矣美人凝情熟視閉戶而入惟有
障障暗香泛風而來而已楊生雖大恨書童之一番踏
如隔弱水遂與書童回來一步一顧紗窗已緊閉而
不開矣來坐客店悵然消魂原來此女子姓秦氏名
彩鳳即秦御史女子也早喪慈母且無兄弟年纔及

第未適於人時御史上京師。小姐獨在於家翁姥之外忽逢楊生見其貌而悅其風彩聞其詩而慕其才華乃恧惟曰女子從人終身大事一生榮辱百年苦樂皆係於丈夫故卓文君以寡婦而從相如今我即處子之身也雖有自媒之嫌臣亦擇君古不云乎今若不問其姓名不知其居住它日雖禀告於父親而欲送媒妁東西南北何處可尋於是展一幅之箋寫數句之詩封授於乳媼曰持此封書往彼客店尋得被者身騎小驢到此樓下詠楊柳詞之相公而傳之俾知我欲結芳緣永托一身之意也此乃吾莫重之事

愼勿虛徐此相公其容顔如玉眉宇如畫雖在於衆人之中特卓卓如鳳凰之出雞群媼必親見傳此情書乳媼曰謹當如敎而升時老爺若有問則將何以對之耶小姐曰此則我自當之汝勿慮焉乳娘受門而去旋又還問曰相公或已娶室或旣定婚則何以爲之耶小姐移時沉吟乃言曰不幸已娶則我固不嫌爲副而我觀此人年是青陽恐未及有室家矣乳娘往于客店訪問吟詠楊柳詞之客此時楊生出立於店門之外見老婆來訪忙迎而問曰賦楊柳詞者卽小生也老娘之問有何意耶乳娘見楊生之美不復致疑但

云此非討話之地也楊生引乳娘坐於客舘問其來尋之意乳娘問曰郎君楊柳詞咏於何処乎答曰生以遠方之人初入帝城愛其佳麗歷覽遊勝今日之午適過一處即大路之北小樓之下緑楊成林春色可玩感興之餘賦得一詩而詠之矣老娘何以問之媼曰郎君其時身何人相面耶楊生曰小生幸値天仙降臨樓上之時艶色尚在於眼异香猶洒於衣矣媼曰老身當以実告之其家盖吾主人峯御史宅也其女郎吾家小姐也小姐自幼時心明性慧大有知人之鑑一見相公便欲托身而御史方在京華往復

崇定之間相公必轉向定襄大海浮諸秋風落葉將何以訪其蹤跡乎繚羅雖切願托之心金宗其自躍之恥而三生之緣重一時之嫌小也是以含經從權包羞冒慚使老妾問郎君姓氏及鄉貫仍探婚娶與否矣生聞之喜色溢面謝曰小生楊少游家本在楚年幼未娶矣惟老母在堂花燭之禮當告兩家父母而後行之結親之約今以一言而定之矣華山長青渭水不絕乳娘亦大喜自袖中出一封書以贈生生折見即楊柳詞一絕也其詩曰

樓頭種楊柳擬繫郎馬住如何折作鞭催向章臺

路

生艶其清新加歎服稱之曰雖古之王右丞李學

士蔑以加矣遂披彩牋寫一詩以授嫗其詩曰

樓柳千萬絲絲絲結心曲願作月下繩好結春消

息

乳娘受置於懷中出店門而去楊生呼而語之曰小

姐秦之人小生楚之人一散之後萬里相阻山川脩

夐消息難通況今日此事旣無良媒小生之心無可

憑信之處也欲乘今夜之月色望見小姐之容光未

知老娘以爲如何小姐詩中亦有此意望老娘更

稟于小姐乳娘去郎還來曰小姐奉吳郎和詩十分
感激且備傳郎君之意則小姐曰男女未及行礼私
與相見極知其非礼然方欲托身於其人而何可直
違於其言乎且中夜相会人言可畏异日及親舊知
之則必有厚責欲待明日相会於中堂相與約定云矣楊
生嗟歎曰小姐明敏之見正大之言非小生所及也
對乳娘再三勤囑母令失期乳娘唯唯而去是夜生
留宿於店中轉展不寐坐待晨鷄苦恨春宵之長也
俄而斗杓初轉村鼓催鳴方欲呼童而秣馬矣忽聞
千萬人喧闐之聲潮湧湯沸自西方而來矣楊生大

驚提衣而出立街而見之則執兵之亂卒避亂之衆
入籠山絡野紛駢雜遝軍聲動地哭聲干霄問之於
人則曰神策將軍仇士良自稱皇帝發兵而反天子
出巡揚州關中大亂賊兵四散劫掠人家且傳言閉
函關不通徙來之人毋論良賤皆住軍丁矣生慌忙
驚惧遂率書童鞭驢從行望藍田山而去欲竄伏於
岩穴之間矣仰見絶頂之上有數間草屋雲影掩
翳鶴聲清亮楊生知有人家從岩間石逕而上有道
人凭几而臥見生至起坐問曰君是避亂之人必淮
南楊處士令郎也楊生趨進再拜含淚而對曰小生

果是楊処士子也自別叩爻只依慈母氣質甚魯
寸學俱蔑而妄生僥倖之許冒充覲國之賓行到華
陰猝値変乱不啚今日獲拜大人此必上帝俯鑑微
誠故令叩倍大仙之几杖得聞叩爻之消息伏乞仙
君毋惜一言以慰人子之心家叩今在何山而侍履
亦何如道人笑曰尊君身栽著碁於紫閣峯上別去
屬耳未知其去向何處而童顏不改綠髮長春
惟君毋用傷悼楊生泣訴曰或因先生可得一拜於
家叩乎道人又笑曰父子之情雖深仙凡之分迥殊
雖欲為君啚之未由也而況三山渺邈十洲空濶尊

公去就何以得知君既到此姑且留宿徐待道路之
通啟去亦未晩也楊生雖聞父親安寧之報道人落
落無顧念之意會合之望已絶矣心緒悽愴泪流被
面道人慰之曰合而離離而合亦理之常也何以爲
無益之悲也楊生拭泪而謝當隅而坐道人指壁上
玄琴而問曰君能解此乎生對曰雖有素癖而未遇
矣師不得其妙處矣道人使童子授琴於生使彈之
生遂置之膝上奏風入松一曲道人笑曰用手之法
活動可教也乃自移其琴以千古不傳之四曲次第
教之清而幽雅而亮宲人間之所未聞者生本來精

通音律且多神悟一學能盡得其妙道人大喜又出白玉洞簫自吹一弄以教生仍謂之曰知音相遇古人所難今以此一槃一簫贈君日後必有用處君其識之生受而拜謝曰小生之得拜先生必是家親之指導先生即家親故人小生敬事先生何異於家親乎侍先生杖屨以備弟子列小子願也道人笑曰人間富貴自來逼君君將不可免也何能從遊老夫捿在岩穴子况君畢竟所敀之処與我各异非我之徒也但不忍負慇勤之意贈此彭祖方書一巻老夫之情此可領也習此則雖不能久視延年亦足以消病却老

也生復起拜而受之仍問曰先生以小子期之以人
間富貴敢問前程之事矣小子於華陰縣見秦家女
子方議婚爲亂兵所逐奔竄至此未知此婚可得成
乎道人大笑曰婚姻之事昏黑似夜天機不可輕泄
然君之佳緣在於累處秦女不必偏自繾綣也生跪
而受命陪道人同宿於客堂天未明道人喚覺楊生
而謂之曰道路既通科期退定於明春想大夫人方
切倚閭之望須早歸故鄉毋貽北堂之憂仍計給路
費生百拜床下稱謝厚眷收拾琴書行出洞門不勝
依黯矯首回顧茅茨及道人已無去處惟曙色蒼凉

彩霞蒼籠而已生入山之初楊花未落一夜之間菊
花蒲萎矣生大以爲恠問之人已秋八月矣来訪旧
日客店新經兵火村落蕭條與向来經過之時大
異赴举之士紛々下来生問都下消息則答曰国家
召諸道兵馬過五箇月始削平階乱大駕还都科举
宜以明春退定矣楊生遂訪秦御史家則繞溪垂柳
摇落於風霜之後殊非旧日景色朱樓粉墻已成灰
燼陳礎破瓦堆積遺墟而已四隣荒凉亦不聞雞犬
之聲生愴人事之易変悵佳期之已曠攀援柳條行
立斜陽徒吟秦小姐楊柳之詞一字一淚衣襟盡湿

欲問往事不見人跡乃茫然而致問于店主曰彼秦
御史家屬今在何處耶店主嗟歎曰相公不聞耶前
者御史仕宦在京惟小姐率婢僕守家官軍旣復京
師之後朝廷以秦御史爲受逆賊僞爵以極形斬之
小姐押去京師而其後或言終不免慘戮或言沒入
掖庭矣今朝官人押領罪人等數多家屬過此店之前
問之則曰此屬皆沒入爲英南縣奴婢者也或云秦
小姐亦入於其中矣楊生聽之淚汪然自下曰藍田山
道人云秦氏婚事昏黑似夜小姐必已死矣更無詰
問之處乃治行具下去壽州此時柳氏聞京都禍亂之

報恐兒子死於兵火日夜呼天幾不得自保矣及見
小游相持痛哭若遇泉下之人未幾舊歲已盡新春
忽届矣生又將作赴京之行柳氏謂生曰去年汝往
皇都幾陷危境至今思惟凜凜可怕汝年尚穉功名
不急然吾所以不挽汝行者吾亦有主意故也顧此
秀州既狹且僻門戶才良無堪爲汝配者而汝已
十六歲也今若不定幾何其不失時乎京師紫淸觀
杜鍊師即吾表兄出家雖久計其年歲則尚或生存
此兄氣宇不凡知慮有裕名門貴族無不出入寄我
情書則必親汝如子而出力周旋爲求賢匹汝須留

意於此仍作書而付之生受命始以華陰事告之輒有悽感之色柳氏嘆咄曰秦氏雖美既無天緣禍家餘生亦難全生設令不死逢着亦難汝須永斷浮念更求他姻以慰老母在望之懷也生拜謝登程及到洛陽猝値驟雨避入於南門外酒店沽酒而飲生謂店主曰此酒雖美亦非上品也主人曰小店之酒無勝於此者相公若求上品天津橋頭酒肆所賣之酒名曰洛陽春一斗之酒千錢其價味雖好而價則高矣生靜思洛陽自古帝王之都繁華壯麗甲於天下我去年取他路而去未見其勝槩今行當不落莫矣

九雲夢卷之二

楊千里酒樓擢桂　桂蟾月鴻被薦賢

生乃使書童賣給酒價仍驅驢向天津而行及抵城中山水之勝人物之盛果叶所聞矣洛水橫貫都城如鋪白練天津橋迤邐澄波直通大路隱隱如彩虹之飲水蜿蜿若蒼龍之展腰朱甍聳空碧瓦耀日色映清漪影抱香街可謂第一名區也生知其為店主所謂酒樓乃催行至其樓前金鞍駿馬填塞通衢僕夫林立諠譁雷聒仰視樓上則絲竹裏鳴聲在半空羅綺紛繽香聞十里生以為河南府尹讌客於此

使書童問之爭言城裡少年諸公子聚集一時名妓設宴玩景生聞之已覺醉興翩翩豪氣騰騰於是當樓下馬直入樓中年少書生十餘人與美人數十雜坐於錦筵之上騁高談浮大白衣冠鮮明意氣軒輕諸生見楊生容顏秀美符彩涵落齊起迎揖分席列坐各通姓名後上座有盧生者先問曰吾見楊兄行色所謂槐花黃擧子忙者也生曰誠如兄言矣又有杜生者曰楊兄苟是赴擧之儒則雖云不速之賓參於今日之会亦不妨也生曰以兩兄之言觀之則今日之会非但以酒盃留連而已必結詩社而較文章也

若小弟者以楚國寒賤之人年齒旣少知識甚狹雖
以薄劣猥充鄕貢忝與於諸公盛会之末不亦僭乎
諸人見楊生語遜而年幼頗輕易之答曰吾輩之会
非爲結詩社也而楊兄所謂較文章蓋彷彿矣然兄
是後來之客雖作詩可也不作亦可也且吾輩飮酒
洽好矣仍促傳巡盃使蒲坐諸妓遞奏衆樂楊生乍
擡醉眸徧視羣娼二十餘人各執其藝而惟一人超
然端坐不奏樂不接語淑美之容冶艶之態眞國色
也望之如南海觀音婷婷獨立於會素之中矣生神
魂擾亂自忘巡盃其美人亦頻顧楊生暗以秋波送

情生矣聯視則累幅詩箋堆積於美人之前遂向諸
生而言曰彼詩箋必諸兄佳製可得一賞否識人余
及劉美人輒起撰其華箋置之於楊生座前生一〃
披閱則大都十餘丈詩而其中雖不無優劣生熟蓋
平〃無驚語佳句也生心語曰我曾聞洛陽多才子
矣此見之則虛言也乃還其詩箋於美人對諸生
拱手而言曰下土賤生未嘗見上國文章矣今者幸
玩諸兄珠玉快樂之心不可勝喻此時諸生已大醉
矣恰〃笑曰楊兄但知詩句之妙而已不知其間有
尤妙之事也生曰小弟過蒙諸兄眷愛猥召之間已

侪忌形之友所謂妙事何惜向少弟說來耶王生大笑曰說道於兄何害之有吾洛陽素稱人才府庫是以近前科甲洛陽之人不爲壯元則必爲探花吾輩諸人皆得文字上虛名而不能自定其優劣高下矣彼娘子姓桂名蟾月非但姿色歌舞獨步於東京古今詩文無所不通且其詩眼尤妙矣如鬼神洛陽諸位納卷而來則一閱其文斷其高落言如符合未嘗一失其神鑑如此也以是吾輩各以所製之文送於桂娘經其品題取其入眼者截之歌曲被之管絃以之而定其高下長其聲價如旗亭故事況桂娘姓

名蓋應月中之桂新榜魁元之吉兆則是在於此矣楊
生試聞之此非妙事乎有杜生者曰此外有別妙而
又妙者諸詩之中桂卿擇其一首而歌之則作其詩
者今夜當與桂卿好結芳緣而吾輩皆作賀客而已
斯豈非妙而又妙者乎楊兄亦男子也苟有一段豪興
亦賦一詩與吾輩爭衡似好也生曰諸兄之詩成之
已久未知桂卿已歌何人之詩乎王生曰桂卿尚靳
一闋清音櫻脣久鎖玉齒未啓陽春絶調猶不入於
吾儕之耳桂卿若不故作嬌態則必有羞澁之心而
然也生曰小弟曾在楚中雖或依羨亦嘗作一兩首詩

而卽局外之人也身諸兄較藝恐亦嫌也王生大言
曰楊生容貌美於女子矣又何無丈夫之意耶聖人
有言曰當仁不讓於師又曰其爭也君子若楊兄
無詩才也苟有才也豈可徒執偽謙乎楊兄雖外飾
虛讓見桂娘豪情已不可制矣見諸生座傍尙有
空箋生抽其一幅縱橫走筆題三章詩比如風檣之
走海渴馬之奔川諸生見其詩思之敏捷筆勢之飛
動莫不驚訝失色矣楊生擲筆於席上謂諸生曰宜
先請敎於諸兄而今日座中桂卿卽考官也納卷時
刻恐不及也卽送其詩箋於桂卿其詩曰

楚客西遊路入秦 酒樓來醉洛陽春 月中丹桂誰先折 今代文章自有人

天津橋上柳花飛 珠落重重映夕暉 側耳要聽歌一曲 錦筵休復舞羅衣

花枝羞殺玉人粧 未吐纖歌口已香 待得梁塵飛盡後 洞房花燭賀新郎

蟾月乍轉星眸 雲鬟着過 檀板一聲 淸歌自介 嫋嫋如縷 咽咽如訴 鶴唳靑田 鳳鳴丹丘 秦箏奪其聲 趙瑟失其曲 滿座皆洒然易容 初諸人蔑視楊生 許令作詩矣 及其三詩 皆入於蟾月之歌喉 憮然敗興 相

顧無言欲讓蟾月於楊生則近於無膽欲背座中之
初約則難於失信面面直視嘿嘿癡坐楊生知其氣
色倏起告辭曰小弟偶蒙諸兄款接叨忝盛宴旣醉且飽
誠切感幸前路尙遠行色甚忙未得終日吐話他日曲江之會當罄
此餘情矣乃徐徐下去諸生亦不肯挽止矣生出至樓前
方欲跨驢蟾月忙步而來謂生曰此路南畔有粉墻墻外有
櫻桃盛開此乃妾家相公須先往訪得此家待妾還歸妾
亦從此往矣生點頭而諾南向而去蟾月上樓謂諸生曰
諸相公不以妾爲陋以數闋之歌卜今夜之緣將何
以處之耶諸人猶不舍愛慕之情答曰楊哥客也非

吾輩中人何可以此爲拘爭互相和應終無定論蟾
月以冷淡應之曰人而無信妾不知其可也座上娛樂非
不足也諸相公盡其不盡之興妾適有病未得侍坐終
宴矣乃緩步而出諸人初旣有約且見其冷淡之色
不敢出一言矣此時楊生徃住店搬移行李趂黃昏
徃尋蟾月之家蟾月先已還家掃中堂燃華燭悄然而待
之楊生繫驢櫻桃樹下徃叩重門蟾月聞剝啄之聲跕
屣出迎曰下樓之時郎先而妾後妾已先到而郎何後
也楊生曰以主人而待客可乎以客而待主人可乎
眞所謂非敢後也馬不前也遂相與扶携而入兩人

相對莫喜可知矣蟾月滿酌玉盃以金縷衣一曲侑之芳姿嫩聲能劃人之腸而迷人之魂生情不能抑相携就寢雖巫山之夢洛浦之遇未足以踰其樂矣至夜半蟾月於枕上謂生曰妾之一身自今日已托於郎君矣妾請略暴情事惟郎君俯察而憐憫焉妾本韶州人也父曾為此州驛丞矣不幸病死於他鄕家事零替故山迢遞力單勢蹙無路返葬繼母賣妾於娼家受百金而去妾忍辱含痛屈身事人只祈天或垂憐逢君子復見日月之明而妾家樓前即去長安道也車馬之聲晝夜不絶來人過客孰不落鞭於妾之門前

予從來四五年間眼閱千萬人矣尙未見近似於
郞君者今何幸遇我郞君至願已畢郞若不以妾
鄙夷之則妾願爲樵爨之婢敢問郞君之意如何生
乃欵答曰我之深情豈與桂娘異乎我本貧秀
才也且堂有老親與桂卿偕老恐不槩於老親之意
若具妻妾則亦恐桂娘之不樂也桂娘雖不以爲嫌
天下必無可爲桂娘女君之淑女是可慮也蟾月曰
郞君是何言也當今天下之才無出於郞君之右者
新榜壯元固不足論也丞相印綬大將節鉞非久當敀
於郞君手中天下美女孰不願從於郞君乎將見紅

拂隨李靖之匹馬綠珠步若崇之香塵蟾月何人敢有
一毫專寵之心惟願郞君娶賢婦於高門以奉大夫
人後亦勿棄賤妾焉妾請自今以後潔身而待命矣
生曰去年我曾過華州偶見秦家女子其容貌才華
足與桂娘可較伯仲而不幸今也則亡桂卿欲使我
更求淑女於何處乎蟾月曰郞君所言者必是秦御
史女彩鳳也御史曾者爲吏於此府秦娘子與賤妾
情誼頗綢密矣其娘子且有卓文君之才貌郞君豈
無長卿之情而今雖思之亦無益矣請郞君更求於
他門矣楊生曰自古絕色本不世出今桂卿秦娘兩

人生幷一代吾恐天地精明之氣殆已盡矣蟾月大笑曰郎君之言誠如井底蛙矣妾姑以吾娼妓中公論告於郎君矣天下有青樓三絶色之語江南万玉燕河北狄驚鴻洛陽桂蟾月蟾月即妾也妾則獨得虛名玉燕驚鴻眞當代絶艶豈可曰天下更無絶色乎生曰吾意則彼兩人猥与桂卿齊名矣蟾月曰玉燕以地之遠雖未得見南來之人無不稱贊可知其决非虛名驚鴻与妾情若兄弟驚鴻一生本末請略陳之驚鴻播州良家女也早失怙恃依其姑母自十歲美麗之色名於河北近地之人欲以千金買以爲妾

媒婆塡門鬧如羣蜂而鸞鵠言於姑曰皆作遣衆媒婆問於姑娘曰姑娘東推西却不肯許人安得何許佳郎乃合於意乎欲以爲大丞相之妾乎欲以爲節度使之副室乎欲許於名士乎欲送於秀才乎鸞鵠替對曰若如晉時東山携妓之謝安石則可以爲大宰相之妾矣若如三國時使人誤曲之周公瑾則可以爲節度使之妾矣有若玄宗朝獻清平詞之翰林學士則名士可隨矣有若武帝時奏鳳凰曲之司馬長卿則秀才可從矣惟意是適何可逆料乎衆婆失笑而散鸞鵠私以爲窮鄕女子耳自不庶將何以揀

天下之奇才擇閨中之賢匹乎惟娼女則英雄豪傑無不接席而酬酢公子王孫亦皆開門而逢迎賢愚易卞優劣可分比之則求於楚岸採玉於藍田奇才美品何患不得遂願自賣於娼家必欲托身於奇男未及數年名聲大噪去年秋山東河北十二州文人才士會於鄴都設宴以誤鸞鳴以一曲霓裳舞於席上翩如鸞鴻矯如翔鳳百隊羅綺盡失顏色其才其貞此可見矣宴罷獨上於銅雀臺帶月徘徊感古悲傷詠斷腸之遺句弔分香之往跡仍竊笑曹孟德不能藏二喬於樓中見之者無不愛其才奇其志

顧今閭閻之中豈獨無其人乎驚鴻與妾同遊於上國寺與之論懷驚鴻謂妾曰尒我兩人爲得意中之君子互相薦引全事一人則庶不誤百年之身矣妾亦諾之矣妾遠遇郎君輒思驚鴻而驚鴻方入於山東諸侯宮中此所謂好事多魔者耶侯王姬妾富貴雖極此非驚鴻之願也仍唏噓曰惜乎安得一見驚鴻說此情也楊生曰靑樓中雖有許多才女安知大家閨秀不讓娼家一頭地乎蟾月以妾目見無如秦娘子者尚下秦娘一等妾不敢薦於郎君然妾飽聞長安之人爭相稱道曰鄭司徒女子窈窕之色幽

門之德爲當今女子中第一妾雖未親見大名之下本無虛事卽君歸到京師留意訪問是所望也同巷之間紗窓已微明矣兩人同起梳洗畢蟾月曰此処非郎君久留之地也況昨日諸公子尙不無怏怏之心恐不利於相公須趁早登程前頭叨侍之日尙多何必爲兒女子屑屑之悲乎生問曰娘言誠如金石當銘鏤於心肝矣遂相對揮淚分訣而去

倩女冠鄭府遇知音　老司徒金榜得快壻

楊生自洛陽抵長安定其旅舍頓其行裝而料日尙遠矣招店人問紫淸觀遠近云在春明門外矣卽備

礼院往尋杜鍊師鍊師之年可六十餘歲戒行甚高為
觀中女冠之首矣生進以礼謁傳其母親書簡鍊師
問其安否垂涕而言曰我與令堂姐之相別已二十
年後生之人軒仰若此人世流光信如白駒之隙也
吾老矣厭處於京師煩囂之中方欲遠向崆峒尋仙
訪道鍊魂守真掃心於物外矣姐姐書中有所托之
言吾當不得已為君少留楊生風彩明秀如仙當世
閨艷之中恐難得相敵之良配也然從須商量如有
閒日更加一來焉楊生曰小侄親老家貧年近二十
而身処僻鄉未能擇配方當喜懼之日又貽衣食之

憂誠孝莫展歛愧宗坊令拜叔母眷念至斯感荷良
深矣即拜辭而退歸科日將迫而自聞指婚之諾稍
弛求名之心數日後復往觀中鍊師迎笑曰一處有
處女言其才與貌則眞楊郞之配而但其家門楣太高
六代公侯三代相國楊郞若爲今榜壯元則此婚
事庶可望矣其前發口無益也楊郞不必煩訪老身
勉從科業期於大捷可也楊曰當第誰家也鍊師曰
春明門外鄭司徒家也朱門臨道門上設棨戟者即
其第也司徒有一女而其處子仙也非人也生忽思
蟾月之言潛念曰此女子果如何而大得聲譽於兩

京之間乎問於鍊師曰鄭氏女子師傅曾見之乎鍊師曰戚豈不見乎鄭少姐卽天人不可以口舌形其美也生曰小徑非敢爲誇大之言也今春科第當如探囊中物也此則固不足掛念而平生有癡騃之願不見處子則不欲求婚願師傅特出慈悲之心使小子一見其顏色如何鍊師大笑曰宰相家女子豈有得見之路乎揚郎或慮老身之言有未可信者乎生曰小子何敢有疑於尊言乎凡人之所見各自不同安保其師傅之眼必如小子之目乎鍊師曰萬無此理也鳳凰麒麟婦孺皆稱祥瑞青天白日奴隷亦知

高明苟非無目之人則豈不知子都之美乎楊生猶不決而歸矣必欲受諾於鍊師翌日清晨又往道觀鍊師笑謂曰楊郎必有事也生曰小子不見鄭小姐則終不能無疑於心更乞師傅念母親付托之意察小子委曲之情容運沖襟別出妙計使小子一達望見則當結草而圖報矣鍊師掉頭曰未易哉沉吟半餉乃謂曰吾見楊郎聰睿明透學向之暇或知音律乎生曰小子曾遇異人學得妙曲五音六律頗皆精通矣鍊師曰宰相之家甲第巍巍中門五重花園深深繚垣數丈自非身具羽翼不可越也且鄭小姐讀

請學礼律身有範一動一静合度合儀既不焚香於道觀又不薦齋於尼院正月上元不觀燈市之戲三月三日不作曲江之遊外人何從而窺見乎且有一事或冀萬幸而恐楊郎不肯從也生曰鄭小姐如可得見雖令升天入地握火蹈水何敢不從乎鍊師曰鄭司徒近以老病不樂仕宦惟寄興於園林鍾鼓夫人崔氏性好音樂而小姐聰慧穎悟千萬百事無不明知至於音律清濁節奏繁促一聞輒解毫分縷析雖妙如師曠神如子期未必過此而蔡文姬之能知斷絃盖餘事耳崔夫人聞有新翻之曲則必招致

其人使奏於座前令小姐論其高下評其工拙憑几
而聽以此爲暮景之樂吾意楊郞可解彈琴預習一
曲而待之三月晦日乃靈符道君誕日鄭府每年必
送解事婢子賫來香幣於觀中楊郞當以此時換着
女服手弄三尺綠綺使彼聞之則彼必歸告於夫人
夫人聽之則必請去矣入鄭府之後得見小姐與否
皆係於天緣非老身所知而此外無他計矣況君貌
如美人且不生鬚髮家之人或有不裹鬢不掩耳者
変服亦不難矣生喜而謝拜而退屈指待日矣原來
鄭司徒無他子女惟有一女小姐而已崔夫人解娩

之日於昏困中見之則有仙女把一顆明珠入於房櫳俄而小姐生矣名之曰瓊貝及長嬌姿雅仪奇才徽範蓋今古一人也父母鍾愛甚篤欲得佳郎而無可意者年至二八尚未笄矣一日崔夫人招小姐乳母錢姑謂之曰今日道君誕日汝持香燭往紫淸觀傳與杜鍊師兼以衣段茶果致吾恋恋不忘之意錢姑領命乘小轎至道觀鍊師受其香燭供享於三淸殿且奉三種盛餽百拜而謝齋供餞姑而送之此時楊生已到別堂方橫琴而奏曲矣錢姑留別鍊師正欲上轎忽聽琴韵出於三淸殿邊西小廊之上其聲

甚妙宛轉清新如在雲霄之外矣錢媼停轎而立側
听頗久顧問於錬師曰我在夫人左右聆听名琴而
此琴之聲果初聞也未知何人所彈也錬師答曰日
昨年少女冠自楚地而来欲壯觀皇都姑此淹留而
時〻弄琴其聲可愛貧道聾於音律者不知其工
焉知其拙今嫗〻之有此嘉奬必善手也錢媼曰吾夫
人若聞之則必有召命錬師須挽留此人勿令之他
錬師曰當如教矣送錢媼出洞門後入以此言傳於
楊生〻〻大悅苦待夫人之召矣錢媼歸告於夫人曰
紫清觀有何許女冠能做奇絕之響誠异事矣夫人

曰吾欲一聽之矣明日送小轎一乘侍婢一人於觀中傳語於鍊師曰小女冠雖不欲辱臨道人須爲之勸送鍊師對其侍婢謂生曰尊人有命君須勉往生曰遐方賤蹤雖不合進謁於尊前而大師之教何敢有違於是具女道士之巾服抱琴而出隱然有魏仙君之道骨飄然有謝自然之仙風矣鄭府之鬟欽歎不已楊生乘小轎至鄭府侍婢引入於內庭夫人坐於中堂威儀端嚴楊生叩頭再拜於堂下夫人命賜坐謂之曰昨日婢子從道觀幸聽仙樂而來老人方願一見得接道人淸儀須覺俗慮之自消楊生避席而對

日貧道本是楚間孤賤之人也浪迹如雲朝暮東西玆因賤技獲近於夫人座下是豈始望之所及哉夫人使侍婢取楊生手中之琴置膝摩挲乃稱賞曰眞箇妙材也生答曰此龍門山上百年自枯之桐木性已盡於霹靂呈強不下於金石雖以千金賭之不可易也酬答之頃砌陰已改而漠然無小姐之形影矣楊生心甚着急疑慮自起告於夫人曰貧道雖傳得古調而今之不彈者多貧道亦不能自知其聲之非今而古也頃仍譽淸覩衆女覩而聞之則小姐之知音則今世之師曠願效賤藝以聽小姐之下敎也夫

真 直也

人使侍兒扱小姐儀而繡幕乍捲鄭澤微生小姐來
坐於夫人座側楊生起拜畢縱目而望之太陽初湧
於形霞芳蓮皎映於綠水矣神採肸眩不能正視楊
生嫌其坐席稍遠眼力有碍乃告曰貧道竊受小姐
之明教而華堂廣濶弦韵散泄或恐不專於細听也
夫人謂侍兒曰女冠之座可移於前也侍婢移席請
坐雖已偪於夫人之座而適當小姐座席之右反不
如真視相望之時也生大以為恨而不敢再請侍婢
設香案於前開金炉爇名香生乃改坐援琴先奏霓
裳羽衣之曲小姐曰美哉此曲宛然天宝太平之氣

鼙 騎鼓也

像也此曲人皆解之而曲藝其妙未有如道人之手段者也此非所謂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罷霓裳羽衣曲者乎闇亂之淫樂不足聽也願聞它曲揚生更奏一曲小姐曰此曲樂而淫哀而促卽陳後主玉樹後庭花也此非所謂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者乎亡国之繁音不足尚也更奏它曲揚生又奏一関小姐曰此曲如悲如喜如感激者然如思念者然昔蔡文姬遭亂被拘生二子於胡中矣及曹操贖還文姬將欲故国留別兩兒作胡笳十八拍以寓悲惜之意所謂胡人落淚添邊草漢使断腸對故客者也

其聲雖可听也失節之人曷足道哉清新其曲楊生
又奏一腔小姐曰王昭君出塞曲也昭君眷係旧君
瞻望故鄉悲此身之失所怨畫師之不公以無限不
平之心付之於一曲之中所謂誰憐一曲傳樂府能
使千秋傷綺羅者也然胡姬之曲邊方之聲本非正
音也抑有它曲乎楊生又奏一轉小姐改容而言曰
吾不聞此聲久矣道人定非凡人也此則英雄不遇
其時寄心於塵世之外而忠義之氣壹鬱於板蕩之
中得非嵇叔夜廣陵散乎及其被戮於東市也顧日
影彈一曲曰悲哉人有欲學廣陵散者乎吾惜之而

不傳矣嗟呼廣陵散從此絶矣所謂獨鳥下東南
陵何處在者也後人無傳之者道人必遇嵇康之精
靈而學也生臨席而答曰小姐之英慧出人上萬々
也貧道嘗聞之於師其言亦與小姐一也又奏一飜
小姐曰優々之哉風々之哉青山峨々綠水洋々之神仙之
跡超脫塵臼之中此非伯牙水仙操乎所謂鍾期旣
遇奏流水而何慚者也道人乃千百歲後知音也伯
牙之靈如有所知必不恨鍾子期之死也揚生又彈
一闋小姐輒正襟跪坐曰至矣盡矣聖人遭遇亂世
遑々四海有拯濟萬姓之意非孔宣父誰能作此曲

乎必猗蘭操也所謂逍遥九州無有定處者非其
意乎楊生跪坐添香復彈一拜小姐曰高哉美哉猗
蘭之操雖出於大聖人憂時救世之心而猶有不遇
時之歎也此曲與天地萬物凞凞同春蕩蕩無
得以名也是必大舜南薰曲也所謂南風之薰兮可
以解吾民之慍者非其詩乎盡善盡美者無過於此
者雖有它曲不願聞也楊生敬而對曰貧道聞樂律
九變天神下降貧道所奏者只八曲也尚有一曲請
玉振之美拂柱調絃內手而彈其聲悠揚闓悅能使
人魂佚而心蕩庭前百花一時齊綻乳燕雙飛流鶯

互歌小姐蛾眉暫低眼波不收泯默而坐矣至鳳兮〻〻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之句乃開眸再望俯視其帶紅暈轉上於雙頰黃氣忽消於八字正若被惱於春酒者也卽雍容起立轉身入內生愕然無語推琴而起惟瞪視小姐之背䰟飛神飄立如泥塑夫人命坐之問曰師傅俄者所彈者何曲也生佯對曰貧道傳得於師而不知其曲名故正待小姐之命矣小姐久而不出夫人使侍婢問其故侍婢還報曰小姐半日觸風氣候欠安不能出來矣楊生大疑小姐之覺悟慮〻不安不敢久留起拜於夫人曰伏聞小

姐玉體不平貧道寔切憂慮矣伏想夫人必欲親自論
覲貧道請退去矣夫人出金帛而賞之生辭而不受曰
出家之人雖粗解聲律不過自適而已敢受伶人之
纏頭乎因頓首而謝下階而去夫人憂小姐之病即
召問之已快愈矣小姐還于寢室問於侍女曰春娘
之病今日何如侍女曰今日則已差聞小姐聽琴新
起梳洗矣原來春娘姓賈氏其父西蜀人也上京為
丞相府胥吏多有功勞於鄭司徒家矣未久病死時
春娘年才十歲司徒夫妻憐其無依収置府中使與
小姐同遊其齒於小姐較一月矣容貌粹麗百態俱

備端正尊貴之氣像雖不及於小姐而亦絶代佳人
也詩才之奇筆法之妙女紅之工足與小姐相上下
小姐視如同氣不忍暫離雖有奴主之分實同朋友之
誼本名即楚雲而小姐以其態度之可愛援韓吏部
多態度春空雲之句改其名曰春雲家內之人皆以
春雲呼之春雲來見小姐而問曰朝者諸侍女爭言
中堂彈琴之女冠容如天仙手彈稀音小姐大加稱
賞小婢忘却在病方欲玩賞其女冠何其速去耶小
姐發紅於面徐言曰吾動身如玉持心如盤足跡不
出於重門言語不交於親戚乃春娘之所知也一朝

爲人所詐怨受難洗之羞辱自此何怨亂面對人乎
春雲驚曰悴哉此何言也小姐曰俄來女冠果然其
容貌秀美琴曲妙美即囁嚅不畢其說春雲曰其人
第如何耶小姐曰其女冠始奏霓裳羽衣次奏諸曲
其終也奏帝舜南薰曲我一一評論導達季札之言仍
請止之其女冠言有一曲矣更奏新聲乃司馬相如
挑卓文君之鳳求凰也我始有疑而見之其容貌亂
止與女子大異是必詐偽之人欲賞春色而變服而
来矣所恨者春娘若不病一見可卞其詐也我以閨
中處女之身與所不知男子半日對坐一露面接語天

下寧有是事耶雖孟子之聞我不忍以此言告之矣非春娘誰與說此懷也春娘笑曰相如鳳求凰之曲獨不聞耶小姐必見杯中之弓影也小姐曰不然此人奏曲皆有次第若使無心求凰之曲何必奏之於諸曲之末乎況女子之中容貌或有清弱者矣或有壯大者矣氣像豪爽未見如此人者也予意則國試已迫四方儒生皆集於京師其中恐有誤聞我名者妄生採芳之計也春雲曰其女冠果是男子則其容顏之秀美如此其氣像之豪爽如此其精通音律又如此可知其才品之高矣安知非真相如乎小姐

曰彼雖相如我則決不作卓文君也春雲曰小姐無
爲可笑之説文君寡婦也小姐処女也文君有意而
從之小姐無心而聽之小姐何以自比於文君乎兩
人嬉嬉談笑終日自樂一日小姐侍夫人而坐司徒
自外而入持新出榜眼以授夫人曰女兒婚事至今
未定故欲擇佳郎於新榜之中矣聞壯元楊少游淮
南之人也時年十六歲且其科製人皆稱賛此乃一
代才子且聞其風彩俊秀標致高爽將成大器而時
未娶妻若得此人爲東床之客則於我心足矣夫人
曰耳聞本不如目見人雖過稱我何盡信也親見

而後方可定之矣司徒曰是亦不難

詠花箋透露懷春心　幻仙庄成就小星緣

小姐聞其父親之言還入寢室謂春雲曰向日彈琴女冠自稱楚人年可十六七歲矣淮南即楚地且其年紀相適吾心窃不能無疑也此人若其女冠則必來謁於父親矣汝須待其來到留意而見之春雲曰其人妾曾未之見雖與相對其何知之春雲之意則不如小姐從青鎖之内親自窺見矣兩人相對而笑此時楊少遊連魁於會試及殿試即被揀於翰苑聲名聳一世矣公侯貴戚有女子者皆爭送媒妁而生

盡却之徃見禮部權侍郎以求婚於鄭家之意縷縷告之仍要紹介侍郎裁一札而付之生即袖往鄭司徒家通其姓名司徒知楊狀元之至謂夫人曰新榜壯元來矣即迎見於外軒楊狀元戴桂花擁仙樂進拜於司徒文彩之美禮貌之恭已令司徒口呿而齒露矣一府之人惟小姐一人之外莫不奔走聳觀春雲聞於夫人侍婢曰吾聞老爺與夫人唱酬之言前日彈琴女冠即楊狀元之表妹有彷彿處乎爭言曰果是矣觀其氣止容貌小無參差中表兄弟何其酷相似耶春雲即入謂小姐曰小姐明鑑果不差矣小姐

曰汝須更往問其爲何語而來春雲卽出去久而還
曰吾老爺爲小姐求婚於楊壯元壯元拜而對曰晩生
自入京師聞令小姐窈窕幽閑妄出非分之望矣今
朝往謁於座師權侍郞則侍郞許以一書通於大人
而顧念門戶之不敵如靑雲濁水之相懸人品之不
同如鳳凰烏雀之路異侍郞之書方在晩生袖中而慚
愧趦趄不敢進矣仍擎而献之老爺見而大悅方
促進酒饌矣小姐驚曰婚姻大事不可草草而父親
何如是輕諾耶語未了侍婢以夫人之命招之小姐
承命而往夫人曰楊壯元楊小游一榜所推萬人所稱

汝之父親既已許婚吾老夫妻已得托身之人矣更無可憂者矣小姐曰小女聞侍婢之言楊壯元容儀一如頃日彈琴之女冠果其然乎夫人曰婢輩之言是矣我愛其女冠仙風道骨抜出於世久猶不忘方欲更邀而家間多事未遑之遂矣今見楊壯元宛如女冠相對以此足知楊壯元之美矣小姐曰楊壯元雖美小女與彼有嫌與之結親恐不可也夫人曰是甚恠事、吾女兒處於深閨楊壯元生於淮南本無干涉之事有何嫌疑之端乎小姐曰小女之事言之可慚故尚未得告知於母親矣前日女冠即今日

之楊壯元也變服彈琴欲知小女之姸媸也小女留
於姸詰終日打話豈可曰無嫌乎夫人驚懼無語司
徒送楊壯元壯入内寢喜色已津津矣謂小姐曰瓊貝
汝今日有乘龍之慶甚是快活事也夫人以小姐之
言傳之司徒更向於小姐知楊生彈求凰曲之顚末
大笑曰楊壯元眞風流才子也昔王維學士著樂工
衣服彈琵琶於太平公主之第仍占壯元至今爲流
傳之美談楊郞爲求淑女換着女服宗多才之人一
時遊戲之事何嫌之有況女兒只見女道士而已不
見楊壯元也楊壯元之換女道士於汝何關也與卓

文君之屬簾窺見不可同日道也有何自嫌之心乎
小姐曰小女之心实無所愧見欺於人一至於此以
是憤恚欲死爾司徒又笑曰此則非老父所知也他日
汝可問之於楊生也夫人問於司徒曰楊郞欲行礼
於何間司徒曰納幣之礼從俗而行之親迎則稍
待秋間陪來大夫人後方定日矣夫人曰礼則然矣
遲速何論遂擇吉日捧楊翰林之幣仍請翰林處於
花院別堂翰林以子婿之礼敬事司徒夫妻司徒夫
妻愛翰林如親子焉一日小姐偶過春雲寢房春雲
方刺繡於錦鞋爲春陽所惱掃枕繡欌而眠小姐曰

入房中細見繡線之妙數其才品之妙矣襆下有小
紙寫數行書展見則卽咏鞋之詩也其詩曰
憐渠最得玉人親步步相隨不暫捨燭滅羅帷解
帶時使爾抛却象床下
小姐見罷自語曰春娘詩才已將進矣以繡鞋比之
於身以玉人擬之於吾言常時與我不曾相離彼將
從人必與我相踈也春娘誠愛我也又微吟而笑曰春
雲欲上於吾所寢象床之上欲與我同事一人此兒之
心已動矣恐驚春娘回身潛出轉入內堂見於夫人
夫人方率侍婢備翰林夕饌矣小姐曰自樓翰林来

任吾家老親以其衣服飲食爲憂指揮婢僕損傷精
神小女當自當其苦而非但於人事有嫌在禮亦無
所據春娘年既長成能當百事小女之意送春雲於
花園俾奉楊翰林內事則老親之憂可除其一分矣夫
人曰春雲妙才奇質何事不可當乎但春雲之父曾
已有功於吾家且其人物出於等夷相公每欲爲春
雲求良匹終事又見恐非春雲之願也小姐曰小女
視春雲之意不欲與小女分離矣夫人曰從嫁婢妾
於古亦有然春雲之才皃非等閑侍兒之比與汝同
歸恐非遠念小姐曰楊翰林以遠地十六歲書生媒

三尺之琴調戲宰相家深閨女子其氣像豈循守一
女子而終老乎他日據承相之府享萬鍾之祿則堂
中將有幾春雲乎適司徒入來夫人以小姐之言
於司徒曰女兒欲使春雲從侍楊郎而吾意則不然
行禮之前先送媵妾决知其不可也司徒曰春雲與
女兒才相似而皃相若也情愛之篤亦相同也可使
相從不可使相離也畢竟同歸先送何妨少年男子
雖無風情亦不可楴栖孤房與一柄殘燈爲伴況楊
翰林乎急送春娘以慰寂寞之懷恐無不可而但不
備礼則太涉草草欲具礼則亦有所不便者何以則

可以得中也小姐曰小女有一計欲借春雲之身以雪小女之恥司徒曰汝有何計試言之小姐曰使十三兄如此如此則小女見凌之恥可以除矣司徒大笑曰此計甚妙矣蓋司徒諸姪子中有十三郎者賢而儇警志氣浩蕩平生喜作詼諧之事且與揚翰林氣味相合真莫逆交也小姐歸其寢所謂春雲曰春娘吾與汝頭髮覆額心肝已通共爭花枝終日嬉哢今我已受人聘禮可知春娘之年亦不穉矣百年身事汝必自量未知欲托於何等人也春雲對曰賤妾偏荷娘子撫愛之恩涓埃之報未由自效惟願長奉

巾匜於娘子以終此身也小姐曰我素知春娘之情
與我同也我與春娘欲議一事於楊郎以話調一聲
弄此閨裡之處女貽辱深矣受侮多矣非吾春娘誰
能為我雪恥乎吾家山莊卽終南山最僻處也距京
城望乎鳴地而景致蕭洒非人境也借與別區設春
娘之花燭且令鄭兄導楊郎之迷心行如此如此之計則
損琴之詐謀彼不得更售矣聽曲之深羞可以快消
矣惟望春娘毋憚一時之勞春雲曰小姐之命賤妾
何敢違乎但異日何以承面於楊翰林之前乎小姐曰欺
人之著不猶愈於見欺者之著乎春雲微〻笑曰死

且不避當惟命焉翰林職事渠直之外無奔忙之苦
矣持被之餘閑月尚多或尋朋友或醉酒樓有時跨
驢出郊訪柳尋花一日鄭十三謂翰林曰城南不遠
之地有一靜界山川絶勝吾欲與一遊瀉此幽悄翰
林曰正吾意也遂挈壺榼屛騶隷行十餘里芳草被
堤青林繞溪剩有山樊之興翰林與鄭生臨水而坐
把酒而吟此時正春夏之交也百卉猶存萬樹相映
忽有落英泛溪而來翰林咏春來遍是桃花水之句
曰此間必有武陵桃源也鄭生曰此水自紫閣峰發
源而來也曾聞花開月明之時則往往有仙樂之聲

出於雲烟縹緲之間而人或有聞之者則仙分甚淺尚未得入其洞天矣今日當與大兄躡灵境尋仙蹤拍洪崖之肩窺玉女之窓矣翰林性本好奇聞之欣喜曰天下無神仙則已若有之則只在此山中矣方振衣欲賞忽見鄭生家僮流汗而來喘促而言曰娘子患候猝重請郎君矣鄭生忙起曰本欲與兄壯遊於神仙洞府矣家憂此迫仙賞已違向所謂仙分甚淺者尤可驗矣促鞭而歸翰林雖甚無聊而賞興猶不盡矣步隨流水轉入洞口幽澗淙淙群峰矗矗無一点飛塵胡襟自覺蕭爽矣獨立溪上徘徊

吟哦矣丹桂一葉飄水而下葉上有數行之書使書童拾取而見之有一句詩曰

仙尨吠雲外知是楊郎來

翰林心竊怪之曰此山之上豈有人居此詩亦豈人所作乎攀蘿緣壁忙步連進書童曰日暮路險進無所托請老爺還故城裡翰林不聽又行七八里東嶺初月已在山腰矣逐影步光穿林徹澗惟聞驚禽啼而悲猿嘯矣已而星搖峰頂露鎖松梢可知夜將深矣四無人家無處投宿欲覓禪菴佛寺而亦不可得方蒼黃之際十餘歲青衣女童浣衣於溪過見其來

忽而驚起且去且呼曰娘子〻〻郎君来矣生聞之尤以爲恠又進數十步山回路窮有小亭翼然臨溪窈而深幽而閒眞仙居也一女子被霞光帶月影孑然独立於碧梧花下向翰林施禮曰楊郎来何晩耶翰林驚見其女子身著紅錦之袍頭揷翡翠之簪腰横白玉之珮手把鳳尾之扇嬋姸淸高認非世界人也乃慌忙荅禮曰学生乃塵間俗子本無月下之期而有此晩来之教何也女子請往亭上共做穩話仍引入亭中分賓主而坐招女童曰郎君遠来慮有飢色略以薄饌進之女童受命而退少焉排瑤床設綺饌

擎碧玉之鍾進紫霞之酒味冽香濃一酌便醺翰林
曰此山雖僻亦在天之下也仙娘何以厭瑤池之樂
謝玉京之侶而辱居於此乎美人長吁短歎曰欲說田
事徒增悲懷妾是王母之侍女郎是紫府之仙吏玉
帝賜宴於王母衆仙皆會郎偶見小妾擲仙果而戲
之郎則誤被重譴幻生於人世妾則幸受薄罰謫在
於此而郎已為膏火所蔽不能記前身之事也妾之
謫限已滿將向瑤池而必欲一見郎君乍展旧情
囑仙官退却一日之期已至郎君將到此而方佇待
耳郎今辱臨宿緣可續時桂影將斜銀河已傾翰林

攜美人同寢若刘玩之入天台與仙娥結緣似夢而非夢似真而非真也繾盡纏綣之意山鳥已啼於花梢而隱紗已微明矣美人先起謂翰林曰今日即妾上天之期也仙官奉帝勅備幢節來迎小妾之時若知郎君在此則彼此將俱被譴罰郎君促行矣郎君若不忘旧情又有重逢之日矣遂題別詩於羅帛以贈翰林其詩曰

相逢花滿天相別花在地春色如夢中弱水杳千里

楊生覽之離懷斗起不勝悽黯自裂汗衫和題一首而贈之其詩曰

天風吹玉珮白雲何雄拔巫山他夜雨願濕襄王衣

義人奉覽己曰瓊樹月隱桂殿霜飛作九萬里外面目者惟此一詩而已遂藏於香囊仍再三催促曰時已至矣郎可行矣翰林摻手拭泪略稱保重而別纔出林外回瞻亭榭碧樹重重瑞靄朧朧如覺瑤臺一夢及歸家精爽倏飛忽忽不樂獨坐而思之曰其仙女雖自云已蒙天赦歸期在即安知其行必在於今日乎暫留山中藏身容處目見群仙以幢幡來迎之後下來亦未晚也我何思之不審行之太躁耶悔心憧

憧違霄不寐惟以手書空作咄咄字而已翌曉
早起違書童復往昨日留宿之處則桃花帶笑流水
如咽虛亭獨留香臺已閒矣翰林悄恍憑檻悵望青
霄指彩雲而歎曰想仙娘乘彼雲而朝上帝矣仙影
已斷何嗟及矣乃下亭倚桃樹而洒涕曰此花應識
崔護城南之恨矣至夕乃撫然而迴至數日鄭生來
謂翰林曰頃日曰室人有疾不得與兄同遊尚有恨
矣即今桃李雖盡城外長郊柳陰正好與兄當偷淂
半日之閑更辦一場之遊玩蝶舞而听鶯歌矣翰
林曰綠陰芳草亦勝花時矣兩人共轡同行催出城

門涉遠野擇茂林藉草而坐對酌數籌傍有一抔荒墳寄在於斷岸之上而邃蒿四沒莎草盡剝惟有雜卉成叢綠影相交數点幽花隱映於荒艸亂莽之間也翰林因醉興指点而歎曰賢愚貴賤百年之後盡歸於一丘土此孟嘗君所以泪下於雍門琴者也吾何以不醉於生前乎鄭生曰兄必不知彼墳也此即張女娘之墳也女娘以美色鳴一世人以張麗華稱之二十而夭瘞於此後人哀之花柳雜植於墓前以誌其處矣吾輩以一盃酒澆其墳以慰女娘芳魂如何翰林自是多情者乃曰兄言可也遂與鄭生至

至其墳前舉酒澆之各製四韻一首以弔孤魂鬪林之詩

美色曾傾國芳魂已上天管絃山鳥學羅綺野花傳古墓空春草盧摟自暮烟秦川舊聲價今屬誰邊

鄭生之詩

問昔繁華地誰家窈窕娘荒涼蘇小宅寂寞薛濤庄草帶羅裙色花留寶靨香芳魂招不得惟有暮鴉翔

两人傳着浪吟更進一盃鄭生繞墓徊徨至崩頹之

處得白羅所書絶句一首而詠之曰何處多事之
人作此詩納於女娘之墓乎翰林索見之則
即自家裂衫製詩以贈仙娘子者也乃大驚於心曰
向日所逢美人果是張女娘之靈也駭汗自出頭髮
上竦心不能自定而已自解曰其色之美如此其情
之厚如此仙亦天緣也鬼亦天緣也仙與鬼不必卞
之矣乘鄭生起旋之時更酌一盃潛澆於墳上默禱
曰幽明雖殊情義不隔惟祈芳魂鑑此至誠更趁今
夜重續舊緣禱畢拉鄭生還歸是夜獨在
花園倚陁欹坐想其美人思甚渴涸耿耿不成眠矣

時月光穿窺簾樹影滿面群動已息人語正闌而似有
跫音自暗中而至翰林開户視之則乃紫閣峯仙女
也翰林心驚喜跳出門限携來玉手欲入房中美
人辭曰妾之根本郎已知之得無嫌猜之心乎妾之
初遇郎君非不欲直吐而或恐驚動假托神仙叨侍
一夜之枕席榮已極矣情已密矣庶幾斷魂再續朽
骨更肉而今日郎君又訪賤妾之幽宅澆之以酒弔
之以詩慰此無主之孤魂妾於此不勝感激懷恩戀
德欲謝厚眷面布微悃而來敢欲以幽陰之質復近
君子之身乎翰林更挽其袖而言曰世之惡鬼神都

愚迷怯懦之人也人死而為鬼鬼幻而為人以人而
畏鬼人之騃者以鬼而避人鬼之癡者其本則一也
其理則同也何人鬼之卞而幽明之分乎我見君斯
我情若斯孃何以背我耶美人曰妾何敢背郎君之
恩而忽郎君之情哉郎君見妾眉如蹙翠臉如凝紅
而有春意之情此皆假也非真也不過作謀巧飾欲
與生人相接也郎君欲知妾真面目也即白骨髮尾
綠苔相縈而已郎君何可以如此之陋質欲近於貴
体乎翰林曰佛語有之人之身体以水漚風花假成
者也孰知其真也孰知其假也携抱入寢穩度其夜

情之繾綣一倍於前矣翰林謂美人曰自今夜之相會母或自沮美人曰惟人與鬼甚道雖異至情所格自相感應郎君之眷妾誠出於至情則妾之欲託於郎君夫豈淺哉纔聞晨鐘之聲起向百花深處而去翰林憑欄送之以夜為期美人不答倏然而逝矣

九雲夢卷之初終

